

辯

正

論

卷七
之十

庵

第三冊



249
6100



辯正論卷第七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喻篇第五之餘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一從生有勝劣

二立教有淺深

其三德位有高卑

四化緣有廣狹

五壽夭有延促

六化迹有先後

七遷謝有顯晦

八相好有少多

九威儀有同異

十法門有頓漸

5230

外從生左右異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尙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

之相人家於渦水之陰師事常縱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聃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眾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實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於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

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影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

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氛氲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

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乃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殺
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

位之殊三也

彈曰乾爲陽爲父莅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

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恆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卽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卽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离南坎北男女
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
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

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

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

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

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

出仁泛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

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

邪次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

歎正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罽

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

抗之心六異十仙申服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

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際高士傳曰常縱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

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獠鬻之小臣匹我天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

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邪後歎正釋迦降神維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徧

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絕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天壽異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其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彈曰老子既云長生

今日在何郡縣乎

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

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曰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子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尙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脆說耳誠哉斯言可爲永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

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
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
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靈九轉悲
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燼無大
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從外生前後異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
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
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

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

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

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

磨馴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

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茲

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

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辯方劫遠而未窮豈如

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蛻螻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

鵬翼偶高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卽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

賴鄉死葬槐里

緣莫測何其瞽哉

前折邪後歎正

夫大慈

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

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傳聖眾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旣

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

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

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之塚獨存流

沙不歸扶風之壟空樹

皇覽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於扶風也

爾道之

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目海口

龍顏鶴步反宇奇豪至如捲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曰聖相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非所類也釋前疑後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歎正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蓮目之麗萬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

相具相之體薄均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薩遮經云非色

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入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眾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頂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螺聲功德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俱斷蒿以顯異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蒿豈陽文與醜蔑比麗孟姬與儻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支那

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

彈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

武世始有橫帔刺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袞袞左袵

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實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

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鵬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刻船待劍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

父翻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匹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於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無明覆慧

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卽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尙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九箴篇第六

內九箴答外九迷論

一周世無機

二建造像塔

三威儀器服

四棄耕分衛

五教爲治本

六忠孝靡違

七三寶無翻

八異方同制

九老身非佛

外論曰夫言者非尙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尙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徧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瞻法座光明所照則眾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彈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

慙何得怨神在須自咎也

求心責實事舛言乖妄說皎然足稱虛

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

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眊莫鑒其色雷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殊也

莊子

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遺馬

圍者辭焉野人乃悅之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

乖則肝膽楚越况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

漸眾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二化始合
於自然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也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故二皇統化爲伏義吉祥菩薩爲女媧居淳
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興已
澆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
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
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
於瘖聾靡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
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燄威
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

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四變色穆

后欣於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

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

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

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

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

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

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剋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

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剗一拜一禮冀望感

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

豈胡人頂禮卽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彈曰如

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

已下訖於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尼

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

山浮暉滬瀆香臺之下觀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

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天蕭后一

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眾不可具陳豈

以爾之無目而若化不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

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鎔金而

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劖以代親顏在資仁綵壁而圖

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

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

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鎔或覩其避坐寫貌

迴軀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

迴軀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

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閣神應不窮由來

尙矣白像法東被正化南移漢夢金人河浮玉馬神

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

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昭潭並放光明照耀崖長沙

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

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

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閑大覺卽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者聖人也言患在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云夫子與子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

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

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

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

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

伐展季以清貞禁壠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

三界尊於六通昭旂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偷婆偷婆漢言

墳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

言正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

有香炭金瓶全身徧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鵬跂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輦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

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悖逆踦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於

家無禮無恭復形於國

彈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

無孝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

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俟髡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旣捨愛居

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
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
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洹乃萬質同歸緇衣爲眾采
壞色簡易尊於解脫條隔像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
禮云執者袒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聖制有
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眾聖也摧棄聲色遵
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
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
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
虛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慙

眾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
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
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
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
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
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
風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烏鼠之譏蓋妖惑
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

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

支那人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紆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

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尙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尙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於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披服紬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天年壽也汝有轉煉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紆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

何爲莫充糊口恆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形休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尿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尿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

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出梟獍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思九河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敘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獠獫蜃蛤之論

曹植辯道論云

仙人者黨獐猿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鷺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鼈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貴於變化耶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甯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强天下昌盛未聞人民

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祧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苟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

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
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尙之言釋氏之
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
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
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
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
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
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
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
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
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
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
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積微而易顯且

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
謂淫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
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
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疊深於梟獍
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
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
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淫
刑而祚短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
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
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
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
秦滅於二世此謨誥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
時本無佛僧
支那

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
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爾其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元莫大之宗固惟恃怙
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
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
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
樹之心彈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
周窀穸之事故有滕緘樁櫨瓦掩虞棺皆起
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
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夫子
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
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欒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
能免俗戎狄屍靈翻盡彫裝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

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矣且水
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
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
也

內忠孝無違指

內箴曰導嚶嚶者必俯仰而指撝啟愚滯者亦提耳
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
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
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
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

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之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此性分之殊也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外哭聲王悔爲造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偷婆也總羣生爲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棲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傳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垂法身而遐覽斯不遺之道也暨乃

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卽世執寶床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床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眾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

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

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

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旣以身爲逆旅

死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

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

緝蕙鳥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戴覬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腴喪骨天台生

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掛

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險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余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稱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言上者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道心眾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又亦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覆世俗惑

亂物心然厭舊尙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恆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一寶無翻指七

二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無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云道家舊有正

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嚴
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通玄正實翻邪
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
真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
即停暉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文造
赤章法亦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守雌
殺人也口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
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嚙弄或
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
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
益甚書云上聖達於蟪蛄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
如來最尊然蛄蟄通於含靈眾生豈越凡聖大心之

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數
疾未變西施之研當更為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
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詮黃書云
開命門
抱真人嬰迴龍彪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號
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提也馬屎為靈薪呼口唾為玉液呼叩齒為天鼓咽唾為
醴泉馬屎為靈薪死鼠
為玉璞出上清經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
希覩鰥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矣冥焉
不知爾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

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
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
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
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
豈有禿髮之訓施於王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
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襜賤
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

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

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器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况

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

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

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玉璞也玄化幽

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故九十五種騰翥於以山雞爲鳳

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

世師之經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大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

外道名夷末伽闍夜之道若提子斷或託水火而要

聖憑日月而敷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

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倫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壅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本性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奇方遙授偏師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

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緣膺絳纓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歷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傳耳何不退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

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偷佛家經論改作

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

修心則

依坐禪而望感

言改坐禪之名爲思神之號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

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恆讀佛經案璇璣抄文冲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

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

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作典墳揖

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

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

浮圖經老子所作

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狴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

支那

詳三篇卷二

三

奄七

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為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甚極也但蜀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延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

明威化胡經並云胡王不

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

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

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彈

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方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恆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靖內養兒歎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淫欲猥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恥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

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支那

憑衣食梁陸修靜亦為此形也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無勞禿頂本
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憾疵而樂著杻械家無
喪禍而愛居縗絰昏憒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
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
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
羽避役之流競為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

內箴曰大厦為眾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
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
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

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周孔世訓

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

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

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讚一

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

裘信有斯諺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

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流久

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

云吳主問會曰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得

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
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支那
辯正論卷七
庵七

冠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折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於圈則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所不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師為大和尚衣以錦皆道降極尊德迴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也

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膏費才以拘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質魏書云崔浩冠謙之勸拓拔乃誅崔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誅身皆驗之寇二人

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

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牀與薜蘿類質達芳者辨其容苟芴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拘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偽歸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閻人善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御手板逆風掃地柳枝

道出

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

門鍾磬集眾驚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

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

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

虛放華山下之白骨如積何有得仙之理縱

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

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

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

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

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誠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

也

卷第七

司縱音聰疣音由湫隘湫音劓獠音欲

同
擔音達
煊音遠
蛻音英
蠓音倪
下音也
俱音溪
相音方
蒿古災字
醜音宗

銑音先上聲金之光
鋈音出
者下音屋白金也
怵音出
勸同
望音

上音肫下音
墓穴也
榱音櫨音
獨位下
也
邯鄲音
單音趙地

薰 香草也。**下** 颺地行鼠。 **澹** 平聲。 **藟** 赤色。 **縵**

上音催下音
慇音也
懃音也
扛音也
擗音也
芴音物土瓜

詳正論卷二

五

奄七

撰述
一辨正論卷一
三
卷一

辯正論卷第八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閱開士
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
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厯
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
像按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

擬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
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
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若
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
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
之外按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
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

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
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
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
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
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
眾邪競敘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
起隨而判之按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
始見州名尙書禹貢已來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
郡小以郡屬於縣漢高以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

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無
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長州
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
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
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
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
爲死故曰有無相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

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
神神變成入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
陽交合二氣隨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
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
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
物使之生也

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
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
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

氣體渺漭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
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
吾生渺漭之中甚幽冥幽冥之內生於空同空同之
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
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按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
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
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
此三氣以成聖體又言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
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
旣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按養生服氣
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
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
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呿呼吸
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
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
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旣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
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辭道是智

慧靈知之號用智不及無智用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歷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瑛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

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尙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匹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信毀交報篇第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爲念地藏而無徵喚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攜手莫從馮士幹有詰聖之文楊銜之致咎虛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爲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

豈意釋門反成烏有
開士喻曰夫幽鍵艱關唯信能入玄波浩蕩唯智能
度智爲超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
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爲功智以反源爲術故曰有
智者可以所聞理會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云
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爲爾論斯旨也夫感在精
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剋心不至感無以
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羽沒石將
軍拜井疎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
委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還年轉障何

但獲福受恩者歟外既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
神士幹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如建
安感夢而疾瘳感應傳云齊建安王患瘳念觀音文
宣降靈而病愈齊竟陵王內傳云王得熱病夜中再
高王行刑而刀折齊世有囚罪當極法夢見聖僧口
刀折因遂免死今高金尊代戮而項傷
王觀世音經是也金尊代戮而項傷
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
答曰唯以禮像爲業其像項上有二刀痕痕赤如血
因而得謝氏通魂見亡子而祈福晉錄曰瑯琊王凝
免耳謝氏通魂見亡子而祈福
名韜元奕女也清心玄詣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
年不開帷幕忽見二兒還錯鎖大械勸母自寬云罪
無得脫爲福德可免耳具敘孫君幽達觀殞息而營
支那支那

撰述

并上諸卷八

六

八

齊宣驗記云孫祚齊國沮陽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
郡患亡祚以任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廣置法場請
佛延僧建齋行道見稚在眾中翊從像後往喚問之
稚跪拜具說興居便隨父母歸家父先有疾稚云無
禍崇到五月當差言辭委悉云作福可以拔魂免苦
其事不虛長舒一唱而風迴少年四投而火滅晉錄冥祥
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為業後居
吳中於時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薈簷相接火至皆焚
無能為救長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
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
神時有凶惡少年少怪其老胡有何靈應火燒不然而
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嗟感至明
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僧洪在禁鑄像摩
觀世音為業每有事恆得免脫也僧洪在禁鑄像摩
頭冥祥記云晉世沙門僧洪住京師瓦官寺當義熙
圓滿十二年時官禁鑄像洪既發心鑄丈六金像像若
禁在相府鎖械甚嚴心念觀音日誦百遍便夢所鑄

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一尺許銅色焦
沸當洪禁日感得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
日敕至彭城洪因放阿練託生胡音逸口冥祥記云
免像即破模自現因放阿練託生胡音逸口冥祥記云
其妻無子常祈觀音乞兒珉後行路逢一胡僧其意
極甚悅之其胡僧曰我死當為君子少時道人果亡
三月間珉妻有娠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音大
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淵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
前生時事德祖一心雲迷虜騎宣驗記云榮陽人毛
事有驗德祖一心雲迷虜騎宣驗記云榮陽人毛
而遁逢虜騎所追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蒿疎半
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默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
注遂得李儒默念賊馬羣驚宣驗記云魏主李儒後
免難也李儒默念賊馬羣驚宣驗記云魏主李儒後
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乃一心念觀世
音便過賊處趣一燒澤賊即隨來儒便入草未及藏
伏羣馬向草儒大驚恐因此得脫也郭宣許錢桎梏
音賊馬忽然自驚走因此得脫也郭宣許錢桎梏
自解處茂達誓流矢便中宣驗記云晉義熙十一年
支那

薛正倫卷八

七

奄八

撰述
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敬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
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更夢一
菩薩慰喻之告以大命無憂亦覺而鎖械自脫及曉
還著如上是數徧此二人相慶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
十萬與上明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願
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盧循起兵茂在戎於查浦
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日何瑚感聖母疾乃除何氏
我有大罪語訖而死也
瑚字重寶梁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初有令名治左
氏春秋略通大義孝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
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
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病有瘳僧便
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
賢聖不退根人感檀越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
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歎然因捨別而爐煙香氣一
方歎精誠所感朝野嗟歎因捨別而爐煙香氣一
應捨邪妻痾遂損靈鬼志曰歷陽縣張應先是魔家
湖妻病因為魔事家取佛家女為婦咸和八年移居燕
乞為我作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日佛普

濟眾生問君當一心受持身戒耳曇鏡期明當向其
家應夢見一人長丈五六正向於南面趨步入門曰
此家寂寂意未可爾一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
始欲發意未可爾一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
高座及鬼子母座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具康阿
足已成聞應說夢遂夫康阿得五戒病亦尋差康阿
得造塔放還幽明錄曰康阿得五戒病亦尋差康阿
里見北向黑闥門南人扶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
門北入見有十餘梁間瓦屋有四人皂服籠冠邊有三
十餘吏皆言府君西南復有四五人皂服籠冠邊有三
府君府君問何府君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圖塔寺供養持
人府君曰卿大福德問都錄使起佛圖塔寺供養持
一卷書伏地案之其字甚細曰使起佛圖塔寺供養持
大怒曰小吏何敢頓奪人命便縛白馬吏著柱處罰
一歸欲便遣卿案行地獄即給馬一正及一從人東
北出不知幾里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城上屋因見
未事佛時亡伯伯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城上屋因見
身體膿血復前行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城上屋因見
支那

正赤凡見十獄各有楚毒獄名赤沙黃沙白沙如
七沙有刀山劍樹抱赤銅柱於是便還復見七八十
梁間瓦屋夾道種槐云名福舍諸佛弟子住中福多
者上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遙見大殿二十餘梁有一
男子二婦人從殿上來下是得事佛後亡伯母亡
叔叔母須臾有一道人來問得識我不識曰不識
汝何以不識我共汝作佛圖主於是遂而憶石賢
之還至府君所即遣前二人送歸忽便蘇活也
者飯僧蒙活幽明錄曰石長和死四日蘇說初死時
和疾行亦爾道兩邊棘刺皆如鷹爪見人大小羣走
棘中如被驅逐身軀破壤地有疑血棘中人前行見
獨行平道歎息曰佛弟子獨樂得行大道中前行見
七八十梁瓦屋中有佛弟子獨樂得行大道中前行見
方三尺著皂袍四縫掖憑向坐唯衣襟以上見長和
即向拜人曰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死閣上人
中便若憶此時也有馮翊牧孟承夫妻先死閣上人
曰賢者識承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承生死時不精
進今恆為我掃地承妻精進晏然與官家事舉手指
西南一房曰孟承妻今在中妻即開窓向見長和問

石賢者何時來偏問其家中兒女大小名字平安不
還時過此當因一封書斯須見承閣西頭來一手捉
掃帚糞箕一手捉把箒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
龍超修精進為信爾不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
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莫妄
閣上人問都錄主者石賢者命盡耶枉奪其命耶主
者報按錄餘四十年閣上人救主者轅車一乘兩辟
車騎兩吏送石賢者須臾東向便有車騎人從如所
差之數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邊所在有亭
傳吏民牀坐飲食之具倏然歸家前見父母坐其尸
邊見屍大如牛聞屍臭不欲入其中繞屍三匝長和
歎息當屍頭前見其亡姊於後推之便踣屍面上因
即**久鬼多慧能現怪而飽餐新鬼無知入佛家而轉**
磨偏略云有新鬼不得飲食形瘦疲頓逢故友死來
人作祟怪人必大怖因致飲食爾乃肥健也新鬼便
入事佛之家其家精進常修善業屋西有磨鬼往推
之至主大喜敕子弟曰吾家至貧善神助磨急捷麥
與之至暮磨數十斛麥既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
支那

家上確而春其家正信相與喜曰昨日某甲家磨今
復來助我春益更捷穀使婢簸之至暮得五十斛米
如是疲弊又不得食中心忿怒不息堪任夜見久鬼
亟伸怨責久鬼曰君自不遇耳此二家奉佛正信其
心難動用心一鬼亦能感徹冥空我輩正當其便今
去可覓門前有一竹竿懸桃符斷索灌口者往彼為怪
新鬼用語至一家門有一桃符竹竿斷索入門見一羣
女子窓前共食中庭有一白狗鬼便令云客鬼索食
其家惶怖競唱云生來未見此怪卜占云客鬼索食
可殺狗煮餅果於中祠之可得無他便如師言鬼遂
飽食後恆趙泰精思唯善是求和清明錄云趙泰字文
辟不就精思籍典鄉黨稱名年三十五晉大始五年
七月三日夜半卒心痛而死心上故煖身體屈伸停
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聲眼開索飲食便起說初死
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
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端正崔嵬從西
城門入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
六十人住立吏者著皂單衣將五六人主疏姓字男
女有別言莫動當入科呈府君泰名在第三十須臾

將入府君西向坐科出案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
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
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
辭恆遣六部都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
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祀最重奉佛法持
五戒十善慈心布施死在福舍安隱無為泰答一無
所事亦不犯惡科問都竟使為水官監作吏將千餘
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
墮此處當歸案代後轉水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
兵東到此地獄案行復到泥犁地獄男五女六千人有
大樹橫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上人著樹
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大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
咒詛罵詈奪人財物毀傷良善見泰父母及二弟在
此獄中涕泣見二人懸旛燒香咒願救獄吏言有三
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徑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
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
耀目堂有二師子併伏願負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
座上見一人身長丈六姿顏金色項有白光坐此座
支那沙門立侍甚眾四坐並真人菩薩又見泰山府君

來作禮泰山問吏人是何人答曰名佛天上天下度
人之師便聞佛云今欲慈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中
人皆令出聽時云有百萬九千人一得地獄中
空徙著百里城中其在此中者皆奉佛法弟子當過
福舍七日隨行所作功德有少者皆奉佛法弟子當過
當上生天有車馬侍從迎之昇虛空而去見呼十人
城縱廣二三百餘里名為吏受變形城云生時未聞道
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入此門
見常有數千萬上屋有坊巷中央有大瓦屋當廣五
千餘步屋下有五百餘吏對收人名作善惡者行狀
受所變身形之路各從其所趣而去殺生者云當作
蜉蝣蟲朝生夕死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豬
羊身屠肉償人姪洗者作鶴鴛蛇身兩舌者作鵝鵠
鵠屬惡聲人聞皆咒令死抵債者為驢騾馬牛魚鼈
之屬大屋下有地戶北向一戶兩向呼從北戶入出
南戶者皆言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中
瓦屋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行不見大道亦不受
罪名為鬼城千歲得出為不堪苦痛還歸索代家為解
皆在此城中男女五六十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

見泰叩頭啼哭問吏天道地獄道門相去幾里曰
天道地獄道門相對案行市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
卿無罪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異
泰問人死何者為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
禁戒為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法其過
得除不日皆除主者召都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
來使聞膝年紀之籍有餘算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
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父父母及二弟懸
旛蓋作王坦懷疑契死為驗續搜神記云沙門竺法
福會也王坦懷疑契死為驗續搜神記云沙門竺法
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未
審有無便共為要若先無常其神有知及罪福決定
者當相報語王坦後在都忽見師來坦便驚云上人
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日月命過罪福皆不虛事若
影響檀越但當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耳
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忽然不見矣
臨刑刃斷牢分意必死同年已五十為殺人殺人被收鎖項地
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死何由可免同禁勸之因始
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簡造次若得免脫
支那

願起五層佛圖捨身作奴供養眾僧旬月用心針鎖
自解監司驚怪語高荷云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
之日舉刀未下而折奏得原一鵝將戮得夢形全宋
免出宣驗記及續搜神記
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
宰殺為志初為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
一雙鵝甚愛翫之以為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
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
因遂不殺篤信過人後郭銓現身令興法集益州刺
更富貴也出宣驗記
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
於女壻劉凝之家曰僕謫事未了努力為作四十九
訖忽然不見出宣驗記
僧會法集齋乃可得免言
於南海值黑風默念觀音風文和得穌傾誠奉佛道
停浪靜於是獲安出宣驗記
慧字文和武昌人舊不信佛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
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後因疾死見閻
羅王始知佛法可崇張達被繫至意修齋張達有罪
遂即奉佛出宣驗記

受死乃專念觀音鎖械自脫因吳興盡燒經堂如故
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別傳
元嘉中吳興郭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唯有蒲城
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為神也出宣驗記
失火精舍不然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
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建康天廟鵝死還鳴巷有四大
倍共發心出宣驗記
王廟常期望日殺白牲祠祀人為胡俗後殺白鵝三
頭治畢鵝忽驚起哀鳴入神座下廟祝夢神告曰我
佛大戒弟子本不殺生行清淨戒何以殺鵝見祭向
死鵝驚走欲悟汝心後遂改殺復不淫祠出建康別
記
吳郡市中刑囚免戮市中日誦觀世音名號心口
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
乃令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
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劉獲免出宣驗記
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出宣驗記
緡離身梁外兵尙書劉瑒撰塔寺記云沙門安
支那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陰持入經

是其所出也後因往豫章至郡亭湖廟神告世高曰
吾昔在外國出家作道人好行布施不持戒今日在
此爲郡亭湖神周圓千報若並吾所統百姓貢獻珍玩
無數是我先身損已之報若並吾所統百姓貢獻珍玩
禁故墮此神中師本是我同學今得戒福見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不我欲於此捨命穢汚湖水當
度山西空澤之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一千
疋石函中并諸雜物可爲我立塔營建三寶使我過
世得生善處深以相託世高聞此涕泣流連便語神
曰何不現形面共言對神曰毀戒之罪形甚醜陋見
必驚怖世高曰但暫現身吾不懼也神從牀後出頭
乃是大蟒蛇至世高膝邊淚如雨下不知其尾長短
所在俄而退客侶一時驚起後世高帆進路神復出蛇
辭別而發去眾入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間便達豫
章遙望彼境以起東林寺然後乃滅倏忽之間便達豫
相去四十餘里今起薄陽都蛇村是也世高還都廟
中餘物於瓦官寺起塔三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蒙
師作福已離蟒車母然燈不期兒至陵王青泥之難
身又見宣驗記

爲佛佛虜所得在賊營中爲奴其母先來奉佛即然
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哭觀世音願子得脫天雨陰
年其子忽得叛還七日七夜行獨自南走值天雨陰
不知西東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地
不可至如燈因是乃發悟母子共談知其母猶在佛
又見七燈因是乃發悟母子共談知其母猶在佛
專行檀忍吏部孔瓊由放生而脫苦吏部尚書孔瓊
出宣驗記吏部孔瓊由放生而脫苦吏部尚書孔瓊
佛因與范泰四月八日至瓦官寺共放生懺悔死後
數旬託夢與兄弟子云吾本不信佛因與范泰放生
乘一善力今得脫苦罪福報應決定不差汝當道士
勵心爲福助吾興善可以脫苦也出瓊別傳當道士
史儁因灌像而能行人史儁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
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
友人趙文謂曰灌像成夢陳範之妻連光曜座陳
儁以病急如言灌像成夢陳範之妻連光曜座陳
觀音遂差出宣驗冥祥等記陳範之妻連光曜座陳
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
願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
支那

上出宣驗張導之母吐燄輝盤張導母王氏素篤信
冥祥等記四月八日齋食感得
舍利流光出口輝僕射鄭鮮感幽齡續鮮字道子善
映食盤出宣驗記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也可六齋日
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因爾奉法遂
獲長年出宣驗記尚書劉式至念像歸彭城劉式之常供養
所在式之夙夜思懃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
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倍復傾心出宣
驗遺民精思勤篤珠顏耀彩於眉間劉遺民彭城人
至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山西林中體常多病不以妻
子為心絕迹往來精思禪業半年之申見眉間相漸
畫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圖吳王圍寺
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孫皓時有王正辯上事言佛
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圍寺欲行誅廢之事謂僧會法
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無靈黑衣一日同命僧

或縊死或逃於外會乃請齋期七日現神以銅鉢盛
水置庭中中食畢而曦光暉暉忽聞庭鉢鎗然有聲
忽見舍利明照庭宇浮於鉢上皓及大眾前看駭愕
失措離席改容而進會曰陛下使孟賁之力擊以百
鈞之槌金剛之質終不毀破皓如言請先經禮拜
散華燒香歌唱曰誠運距慈氏來津未絕則三寶永絕
轉徹於靈塗威神不少宜現今日不然則三寶永絕
言畢壯士運槌生風觀者鷗慄而氣竭槌碎舍利不
損光明挺出輝采充盈皓敬伏投誠勤營齋講此塔
在建康大市北後猶光瑞元嘉十九年秋寺刹夜放
光明鮮紅彩發有大光俠四層上從西繞南又見一
物如雉尾扇隨其進止不斷其夕觀者或值或不值
大紫光也出錄吳中咸見刹上有丁零猖悖射月面而
伏誅逢宣驗記云相州鄴城中有一丈六真金立像一軀
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
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
能起由此賊侶心慙惶歸信者眾丁零後時著疾被
支那

誅而赫連兇頑被像衣而震死宣驗記云佛佛虜破

死戮凶虐暴亂殘殺無厭爰及關中死者過半婦女

嬰稚積骸成山縱其害心以為快樂仍自言曰佛佛

是人中之佛堪受禮拜便畫像即為拜我後因出遊風

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歸雷電震吼霹靂而死既

葬之後就塚露其棺引屍出外題背為凶虐無道

等字國人所吞妻快嫌其死晚見蕭子顯齊書主拓拔毀寺

偏體膿流通身發瘡膿流偏體羣臣眾議後數年為

出崔宇文廢僧通身瘡潰望周武帝以毀廢三寶後於

差俄然謝晦破塔瘡病連年晉錄云為荆州刺史未發

致逝矣謝晦破塔瘡病連年晉錄云為荆州刺史未發

寺塔不宜人間當須移之郭外乃白率部下至辛寺

門遣隊七八十人各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

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

散莫知去所晦等夜夢感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

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瞋目君所行

違道尋當自見其後隊人吏便雙身著癩病經時而

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瘡病也孫皓尿像陰疼

累月與姝女看治園地土下忽得一軀金像形相麗

嚴皓令置像厠傍使持屏籌到四月八日皓乃尿像

頭上笑而言曰今是入日為你灌頂對諸姝女以為

戲樂在後經時陰囊忽腫疼痛壯熱不可堪任自夜
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轉增太史占曰犯大
神所為救令祈禱靈廟一禱一劇上下無計中宮有
一宮人常敬信佛兼承帝之愛凡所說事往往甚中
奏云陛下求佛圖未皓問佛大神耶女曰天上天下
尊莫過佛陛下前所得像猶在厠傍請收供養腫必
立差皓以痛急即具香湯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頭
謝過一心求哀當夜痛止腫即隨消即於康僧會請
受五戒起大市朱恭弒尼而墮厠以殺盜惡人朱恭
寺供養眾僧也朱恭弒尼而墮厠以殺盜惡人朱恭
蓮華寺殺尼盜物一夜遶院而走不知出董禮劫僧
處遂墮露厠而死背猶負物出搜神錄董禮劫僧
支那辛三論卷八

而殞牛董禮常以盜僧為業得財於家盛命賓客忽有狂牛自外而入於坐觸禮戴角而死出梁
後平業融像而眼盲梁人崔平業善弓馬為武士監記以供酒肉心無慙懼至年五十妻死矣兄弟並亡唯鎮
惡盜鍾而舌縮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佛法見僧必弄後以教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
奇銅鍾一日於其學內未取之問鎮惡盜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攣縮口不得言既知負
誓乃捨資財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語出王氏家誠祖深獻書而著白癩梁人郭祖深上梁武帝一十八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唾之
遂著白癩雖悔不差出冤魂記元嵩上策而患熱風衛元嵩毀法之後身
上客死而羊鳴顏氏云王克有人饒羊集賓欲讎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因無救請須臾宰畢為齋

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肉周行徧縣令醒而瘡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還作羊鳴而死發以梁時有人為縣令寄在寺住民將牛酒祖令便
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飽醉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癢疹因
爾成癩十年方部曲生男自然無手朝請噉炙如劍死出顏氏家誥
入身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民盜田凡截十餘人手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
奉佛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觸膚體如被梁人沐髮頂上雞聲
刀刺呼而死出顏氏家誥梁人沐髮頂上雞聲梁世有入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
三十枚雞子臨終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兒聲出顏氏家
誥劉氏賣羹兒頭似鰓
下方為人誥觀夫信毀之迹實由影之附形谷之傳支那
支那

響也耳聞之與目驗可略而言勗哉吾子幸能自勉
儒生曰察師誠旨則善惡孱然信毀交報竊見顏回
德行反值天年盜跖凶狂翻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
家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禍作惡無愆交報之徵
豈非詭說

開士喻曰一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窮源
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有業現苦
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卽加或
宿愆尙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
當知必有且夫善惡有歸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

此說所以爲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卽謂
丘說必須且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吳不信有千人帳
河北漢不信有萬石船無得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
之遠運也顏氏誠其子曰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
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
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爲其
勤苦遺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已之神爽而不自念
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眾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聞厥趣
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
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膏
腴門枕危峰簷臨碧澗忘憂長樂旣蘿靡於閑庭荷
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
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葳蕤覆
井之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挂懸蘿臥石似
牀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窓前松風將鶴唳俱哀
春鳥共樵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遯世之桃源者矣
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簦

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
吹因歌白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位
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峰白雲
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
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
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
動彼以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
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
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
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

文苑肆書厨閱孔壁之遺經覩汲冢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恆抱沉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先生旣明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己何者最優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名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摧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旣龜負圖來鳥嚙字出聖人命而

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識敏事兼木雁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繩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誥則乃離連記號栗陸肇名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旣降軒頊遞興封建驟啟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貿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焚篇籍泯棄鴻漢聿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冢或值殘經出於孔壁尋

火祚鳩聚墳索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
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
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
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
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
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亦且學成優劣至後漢敬
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
以闕里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
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
百無一存於時簡參絹素人又取爲滕幘比歸洛邑

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表考夫論語之記善言
毛詩以開諷詠尙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
別於尊卑三傳詳乎天地戰國敘於權正山經辯於
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
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
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
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阮氏七
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
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於時帝修內
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

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徧略悉抄撮眾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庸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沉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徧該但絃韋莫偶闡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關倜儻春秋之言彌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遣蕩國語尙虛左

丘譏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爾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原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者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澣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

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
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子夏於色難
示子由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
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潛魚
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於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
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
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荼蓼而纏悲寒林之慟旣增風
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愚者矣案禮記
云孝者畜也鉤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
也爾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禮記云

畜者養也爲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是名爲畜
就者成也言天下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
大功非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
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
夫之孝勤得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
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
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
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
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
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愍德也譽其

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敘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燾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乎季周長於末俗覩孝悌之云絕慨禮樂之已崩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鉤命決云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挂楊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也川阜無貲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嶽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旨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

外反眞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旣杜口於毘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眞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華散華之別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趣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

之典喻如出必由戶濟剋待舟自僧會來吳法蘭赴
漢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
高流飲耨池之八味邠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
莫不同悟已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卽是菩提假令
疎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
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
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
謂老將至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悅焉如失敬聞命矣
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八

音釋

萍	音子澱	萍	音莽水	拗	音凹凹同	鍵	音件	轅	與轆
萍	濁也	萍	大貌	拗	地不平也	鍵	鑰也	轅	同
陪	蒲北切	捷	連上聲	歛	音聿飛	鷄	女交	璆	奇鳩切
陪	仆也	捷	般運也	歛	快也	鷄	切	璆	與球同
邾	音恭邾	慄	上音戰	饒	餉同	癰	音隱	儻	起也
邾	亭湖名	慄	慄恐懼貌	饒	饋也	癰	外小	儻	起也
鯁	與鯁	屏	綻平	蕤	音威蕤草	躓	陟利	儻	音惕
鯁	同	屏	聲	蕤	木盛貌	躓	切	儻	倘大
也	志	雒	音洛						
也	水名								

撰述
辯正論卷第九
三
八

辯正論卷第九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出道偽謬篇第十

靈文分散謬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偷改佛經爲道經謬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未出言出謬
道士合氣謬

叙天尊及化迹謬
諸子爲道書謬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蘭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楊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麕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儔頓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爲要用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保之文眾

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秘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無始極於無終何爲涉龍漢而分散至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爲不實分散卽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之內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游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始處

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周時並還天上大羅
天中玉京之山七寶玄臺災所不及大羅天是五億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故自然之文與
運同生與運同滅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
世不絕靈寶真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
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已
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恆沙之眾赤
明已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
絕恆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
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歲在

甲子誕於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
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我信
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玉京山中災所不及而復
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災也
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
靈寶運滅之日太上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
法者此言爲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眾山之上災
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萬法悉皆無常形色
之類無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卽爲

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號詎可信乎偷改佛經爲道經謬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太上靈寶五鍊生尸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前進作禮上白天尊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乾闥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象四眾圍繞一百數帀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眾生隨音類解天台山有神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槌鐘鳴角作樂而去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幘

項背圓光耳高於髮額有三乾手過於膝臍髀鹿脯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總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又改十行十迴向十住爲十仙十勝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具足示之金剛其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瑠璃爲地也三十二天輔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

改法華維摩般若

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偷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彌多羅尼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唱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問以何爲一乘二乘何名純一何名無雜案法華經有一乘二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爲十善云何數之

阿吒單國阿隸國反真國阿盤吒國赤眉國阿剛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

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

擬佛家三十五佛名

歸命師子吼真人

取師子吼菩薩名

歸命寶勝真人

取寶勝佛名

各各互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爲一

改三三合九種

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

與佛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頓首稽首稽顙叩

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互跪合掌之事道家但

有脫巾伏地亦無互跪悉令迴向一切供養

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

歸命無上尊也

支那

詳正論卷九

五

奄九

歸命方等真經

歸命薩婆若也

歸命四維上下虚空法界得道聖眾

歸命應真僧

教化眾生盡得多羅果

示無二體合掌之事

問云何名迴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十

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自然成真道合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如淨瑠璃中

內現元始真

聖尊在大眾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華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如淨瑠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眾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爲過去尊改佛道爲真道改真金像爲元

始真改深法義爲化迷強正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又云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

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

智慧思微定志經言法師爲度十戒五是佛家五戒

又云往昔恆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

然老既世世爲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

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恆河二名

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爲喻備列眾經今稱
恆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者
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真人
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地放光天
人雲集何爲書策不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
者其爲詐妄皆此類焉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
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安未脫令

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趣五道六根六
塵六識三塗等語復有三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
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爲其僞典一
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
摩之說其爲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
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號無始
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號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

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施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道法

改佛法作道法

十四願者當觀未來道法普化無偏

改佛法作道法

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道法悉無穢疵

改藥師經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者勇猛

精進

改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具足

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

愛獄攝意奉戒

改華嚴百四十願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爲道本在

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東方香林刹土

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

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

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云

假使聲聞眾如稻麻竹葦徧滿十方刹

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華

自餘之文例皆採撮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

士顧歡歡答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

改法華爲之乃是羅什姦妄與弟子僧祿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準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游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己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

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梅檀圍遶住持國界冥濶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己慎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爲法華者旣習學詭言甯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旣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曝眾共詳焉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諸得道人聖眾至恆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

量無數眾亦有一舉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任
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十昇者住處階
級而始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現身金剛於是天
王小王聞天尊說卽得四果又案度身品云尼乾子
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
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
先生於檀壽山中大度王民號曰沙門案文始傳云
老子在闕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天人大
眾一時俱至遣尹喜爲師又云得道菩薩爲老子作
頌又靈寶智慧罪根經云恆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

如來此等妄說旣多爲謗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
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
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
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
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
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之道或有吸氣以沖天飲
水而證道或聞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旣殊
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萬六千或云八十一
天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
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八天或云九

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
君或云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
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件其目
未識此天爲同爲別爲縱爲橫爲高爲下爲虛爲實
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往生因緣次第
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
實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案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
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

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已下
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
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
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
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
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敕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
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已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
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
書飲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
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

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聚合醜徒頗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喚眾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

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旣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禮法男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

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始在前失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住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鬲戾

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

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學先教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祕爲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災厄皆除號爲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爲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氏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號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無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無極自相矛盾僞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爲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戶口眾多天

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爲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爲是神力所不周爲當民劣不堪化縱其劣也不應劣彼邊夷邊夷旣蒙聖力而垂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卽是無靈但稱虛談還成詭論此來商人行往蕃使經過共所未詳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慢法懺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二十四卷具言本信經四萬五千二百門論云寂寂融真際蕭蕭遊智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佛爲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羣品

泛愛本來均立此家主本願谷由人對對
諸子爲道書謬劉三畏代慈心出出
檢玄都觀經目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十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經一部十卷

彭祖撰

神仙傳一部十卷

抱朴子葛洪撰

列仙傳一部十卷

劉向撰

夷夏論一部五卷

道士顧歡撰

莊子一部十七卷

莊周所出葛洪撰

抱朴子一部二十卷

葛洪撰

廣成子一部四卷

商洛公撰

尹文子一部二卷

劉歆撰

淮南子一部二十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

文子一部十一卷

文陽所撰

列子一部八卷

列禦寇所撰

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

葛洪撰錄

崔文子經一部七卷

崔文子撰

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

鬼谷先生撰

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

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

玄女皇人等說

治練五石一部八卷

怪異志一部十二卷

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說陰陽經一卷

治病經一卷

日月明鏡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陶朱公撰

彭祖記經一卷

養性經一卷

彭祖等雜出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為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蓄龜序經一卷

道引圖一部十卷

河圖文一部九卷

何承天等修撰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鄒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

孟智周修撰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案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怪何者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

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爲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乘之彼將何據

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輒讀道經卽如此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爲道書者民中諸子悉須追入以不案陶朱公者卽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囚

於吳室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行父術變化而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卽是幽王之子又身爲柱史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知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

玄都觀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

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旣無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爲目已是大僞今玄都錄復是僞中之僞

卷九至此終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剛蜜迹獅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目

鐘旛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城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玄都東華非觀

道家無金剛蜜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一曰序致二曰
列名三曰釋名四曰辯色五曰氣數六曰里數七曰
重數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曰多少十一異同十二
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麤細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
乘劫十八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嶽二十一問答總
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層訖無上大羅備序諸天
及道神等所住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
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上本無金剛
之神不見蜜迹力士之像案道家玄妙內篇太真科
九天生神章渾成圖無上真人傳五嶽神仙圖清虛

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
眾經讚誦諸天內音太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並無金
剛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外國教品經玉緯經三
道順行經洞玄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丹經觀
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
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
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
神所坐之處但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鶴鷓雞靈鵠赤
烏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之內亦無金剛
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今道士改金剛名天岡者案

曹氏太一戒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
陰陽開闔之節以達璇璣迴行之度通六甲屈伸之
微探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月
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
將立號下以日辰爲名宿合之辰以爲月神月建之
氣以爲辰名天岡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萬物強
固柯葉以定穠實堅剛故曰天岡諸書並云天岡是
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剛力士神呪經
有密迹力士三萬億者悉是浪語

案九流百氏之書羽蟲三百六十鳳爲其上毛蟲三

百六十麟爲其上甲蟲三百六十龍爲其上春秋云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
墳無所不述自漢已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
昔卽事可知若言道家從來有諸葛大石漢不近人
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經有五色
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
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
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瓠瓠盛經本
無天尊形像及金剛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靜張賓等
僞經所說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

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讚詠蔑所不論史籍文
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卽世通儒考校正典自
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乘師子不坐蓮
華

釋老形服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脣華目萬字千輞月面日輪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華
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
頭尖口高厚脣踈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
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衰陶隱

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
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無形但是元氣養生經
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爲道無
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
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道家節日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及洞神自然等八齋
之法唯有三元之節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
具序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爲上元節七月
五日爲中元節十月五日爲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

奏章上言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算七月十五日非

道家節

道家鐘幡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鐘何者案道士所尙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黃錄等齋儀種種備設本不論鐘亦不鳴鼓但言安施既訖尊卑相次從外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中壇三上香竟然後上啟玉京山經步虛詞云長齋會玄都鳴玉磬扣瓊鐘法鼓會羣神靈唱靡不周此言眾仙集會於是設樂乃鳴鼓擊磬瓊鐘只是玉磬歌唱以樂道君故諸天內音又

云鳴樓都之鼓長牙擊鐘言備九成之樂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鐘集眾行道請檢齋儀取分皂白又依道法不合豎剎懸幡案金錄黃錄大齋儀及玄都律諸天內音等種種羅列並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玉京但云煌煌耀景迢迢寶臺舍利金姿龍駕欸來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烟成宮天樂相娛絕無幡事請依彼儀洞房內經有十絕靈幡連書九尺素畫命魂置五方也隨方爲色以白土書青繒上作東方神名以白粉作古字書東方神名當方安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繒上作符文九天風氣玄丘真書但有兩脚

都不雜色更無大旛其金錄等齋文不列鐘旛亦無制罰之儀

明真科云拔贖死魂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八日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子庚申爲明真齋春九日九夜夏三日三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燃一長燈高九尺啟請天仙地仙真人飛仙日月九宮五帝五嶽三河四瀆四海鬼神晝然香夜然燈道士於中庭然燈行道徧禮十方靈寶天尊皆脫巾叩頭搏頰或

八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過若厄難用丹書真文五篇於中庭置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真文又用上金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縉爲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紋爲信受真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萬四千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庭行事並不懸旛打鐘科中不說其事

依檢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論云有石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藍出自西域今日獻者還從彼來以今證

昔事符目驗仁王經云幡長五丈藥師經云四十九尺備皆五色雜綵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災挂在龍駒懸於鳳刹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殊幡製亦異不應色綵無別量數共同

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獻盆供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此見諸州道士亦行斯法豈不濫哉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罐咽細腹麤護淨便易生善長道最爲要用是以爲佛所歎制諸弟子並令畜之比見道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家之瓶亦須受持僧用

之鉢鉢旣不肯用之其瓶理亦宜廢案內法齋上受食先呪願及唱禮等供茲法並出十誦等律比見道士亦皆呪願及唱禮等供道旣無文何所憑據檀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名之爲施越者度也若能行檀當得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夷者清信女也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爲檀越優婆夷據何典籍以爲此喚請各依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愛斯佛法不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爲菩提若以爲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婆夷之名亦不得喚

不合行城

支那

詳正論卷十

三

卷十

檢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有行城之法爲追太子馬跡表戀聖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華供養道惟改佛字爲別但道家既無此法明知虛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誥卽以此爲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禮不敬俗若道家依老子是師稱臣拜帝比見道士不拜君王雖順道士之情反違老氏之語苟貪進己佛悟乖宗但欲達身甯期

失旨若依本師之法卽合道士稱臣女冠云妾元正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澆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辨翻譯帝代并注疑僞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

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尙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事發者既爾不發者有之請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詳檢內外經史判定是非立目爲記以息邪僞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楷學永絕迷妄

玄都東華非觀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

四見論云三界之外次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真行仁

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信者生北真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五行者堪爲種民王母迎之登釋名云都者覩也言華夏之地

上四天爲下民種也

帝王所居萬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有所覩觀

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

天尊所治故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

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觀如今鴻臚及

弘文也是以張衡兩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

宮而爲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漢

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爾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

都爲觀便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小且

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爲道觀理不可也

名既不正法亦是邪何得以卑觀之名廢仙宮之號

乎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邵陵王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法琳與蔡國公書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
必須詮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
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標空察
理淵玄微妙就義立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智凝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眾生於苦海
引含識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此土根情
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亦是湛說圓常
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
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
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
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

撰述
經教化度眾生共取成佛入諸地獄普濟羣萌甯可
在此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
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蕭衍和
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菩提心於時黑
白二萬人亦同發心受持禁戒勅門下大經中說道
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
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
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
爲化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公卿百官

侯王宗室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說
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
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
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
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
信也門下速施行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陳爽

尙書都功德主顧 尙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啟奉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臣綸啟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於有頂微妙色身的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鎌收涅槃之實果泛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矇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乎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恆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啟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展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眾生故能隨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調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撰述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啟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啟

天監四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

邵陵王臣蕭綸啟

天監四年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

敕旨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

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
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
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
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入水葉墜三
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
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壤
坎稟命迺遭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
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

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旣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昌德鏡摺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交集與釋典有

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甯無前以傅子調言略呈小論旣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法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其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弘護檀越

辯正論卷第十

音釋

支那

辯正論卷十

三

卷十

麟麇

上音鄰瑞獸屬

憤

音謫冠也

牖

音充

膺

音善

腓

音

蟲

音禮范

勾踐

越王名也

蚩尤

黃帝臣也

穢

音秀

瓠

音盧

匏

而

裝

音上

紉

音下

砥

音石

鐮

音刀

展

衣

上聲當戶

懌

音悅

塽

音坎

坎

音上

調

音同

毘陵

法雲堂

施銀刻此七八九十四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太歲癸丑陰曆十一月八號巳時屆立冬節

常州天甯寺清鎔識

249
6100

